



# 异性相吸

YIXING XIANGXI

谢宗玉◎著

清纯自然的乡村与波谲云诡的都市、生命之重  
与灵魂之轻交织在一起。



# 异性相吸

YIXING XIANGXI

谢宗玉◎著

清纯自然的乡村与云谲波诡的都市、生命之重  
与灵魂之轻，交织在一起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性相吸 / 谢宗玉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60 - 1

I. ①异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138 号

异性相吸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谢宗玉著

出版人:吉西平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60 - 1

定价:28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# 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扞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(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)

---

C 目录  
Contents

异性相吸 .....	1
镜像 .....	37
偷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.....	68
去鲁院前的一些事和故事 .....	86
一夜情乱 .....	101
自杀城堡 .....	125
万物生 .....	152
跋 .....	197

## 异性相吸

### 一

1991年不是个好年份，谢三青先是以两分之差，高考落榜。省教委接着下文，宣布普通高中今后再不准办补习班。这就等于说，三青命运的竹竿打落入水后，还被摁住了头，再没爬上岸的机会了。

整个秋季，谢三青跟着父母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。农活做得非常地道，不给父母半点指责的把柄。可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伢子的心思，不在这上头。比如说，他现在对酷阳没什么反应。火钵似的太阳罩在头顶，换作以往，他早叫苦连天了。现在，父母不提出收工，他绝不催促。又比如说，现在他对水田里的蚂蟥也没什么感觉。非要等到父母提醒，他才从小腿上，把圆肥的蚂蟥一只只拈起来，懒洋洋地往垅外甩。以往惹上蚂蟥，他的大惊小怪，会让整垅忙于农事的人都忍俊不禁。父母知道，这伢子不是铁了心要做农民，而是丢了魂儿呢。

八月过去了，九月过去了，十月来了。酷阳变得温和起来。劳作的农人逐渐恢复活力，野地里，有村夫一边干活，一边扯着嗓子嚎歌，粗野的山歌透着一种让三青极为厌烦的浅薄和乐天安命。在歌声中，三青结束了漫长的思绪混沌期，游离的灵魂与麻木的肉体终于嵌合，清晰的痛苦像根楔子，一下子扎进心脏。三青突然无法忍受这种日子了。得找个法子，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。三青对自己说。

有天早晨，邻村一个同学跑来告诉三青，县教委正在招收复读生。听了这话，三青沾满露水的身子，在晨光中颤抖起来。他扔掉正在割稻的镰刀，一边绞着被露水弄湿的衣襟，一边跑起来，几乎把报信的同学都忽略了。

县教委在得知普高不能办复读班后，立马填掉了教委围墙外一个废弃的水池。只三个月时间，一幢简陋的教学楼就在上面耸立起来。四间教室，理工、文史、生化、地矿各一个班。自然是庙小僧多。教委只好在抬高补习费的同时，又划了一道复读分数线。这使得那年，有些倒霉蛋，不得不名落孙山两回。

远远看，教委前坪就像个集贸市场。匆匆赶来的谢三青，这会儿却在教委门口徘徊不前。不好意思呢。这么多人，挤在一堆，脸上虽没贴字，但大家心知肚明，全是落榜者呀。招生老师看他们，一定很鄙夷的吧？可人家再怎么看，到了这步田地，三青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他腆着脸，插进人堆，怯怯报上自己的大名和高考成绩。招生老师居然如获至宝，对三青说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！加把劲，争取明年考个老本！”那些年，考本科很难，老师同学都喜欢把本科称作“老本”。

## 二

从双抢到秋收，整整一季农事，这时再回到教室，谢三青感觉不太适应了。一是无法集中思维。高考前后的人事不停地在脑海叠涌。再是坐在教室最后，与黑板像隔了一道很宽的水域，老师的声音传过来，已如游丝，很难通过耳朵，进入脑海，并烙上印记。三是这窄窄一张桌椅，远不及天宽地阔的田野，身子自由惯了，现在要钉在上面熬一个小时，居然腰酸背疼，哈欠连天。

或许身子早已适应了农民的身份？只是意识因为惯性，还不肯认命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又何苦来着？整整一周，谢三青都云里雾里的。犹疑、恍惚、游离、不知所措、胡思乱想，构成他全部情绪的混合物。一周后，摸底考试。谢三青的中枢神经，突然像被妙手郎中给扎了一针，特别是在誊写作文时，他的精神像条惊蛰后的眠蛇，吐着信子，麻



溜溜地从野洞里窜了出来。“独坐池塘如虎踞，绿杨荫里养精神。明年我不先开口，哪只虫儿敢作声？”以毛泽东 17 岁时写的《咏蛙》作为言志的议论材料，还别有用心地把“春来我不先开口”改成“明年我不先开口”，把三青的斗志全给激发出来了。两个小时的考试，头不晕，腰不酸，屁股也不麻了。唰唰唰写完作文，谢三青第一个交卷。

426 分。摸底考试成绩让谢三青大吃一惊。这正是他的高考分数。他有种被下咒的感觉。“426”，“是尔乐”？是你乐？如果明年快乐又属于别人，那自己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三青本来并不迷信，这会儿却陷在迷信的泥潭里无法超拔。并且，还有更严峻的现实让他如坐针毡。那就是这个分数在班上的排名已到了十五名。这真是太糟糕了，要知道，如果按高考成绩，他应该在班上排名第二。

陈华君，一个女生，高考成绩 428 分，已被郴州商校录取。入学都一个月了，听说县教委招收复读生，又跑回来复读。在大家看来，她这是自动从天堂申请下地狱，重新接受这非人的煎熬。“此其志不在小。”背地里，同学们都喜欢把当年范增概括刘邦的话来评价她。投向她的眼神，也与看别的同学不一样。但这回，她考得也没有大家期望的那么好。排名第八。分数公布时，三青有意打量了她一眼，她看起来并没把这当回事，一脸的云淡风轻。

排名第一的那个同学，比三青足足多了二十八分。很快三青就打听到了他的情况。卢康晓，同自己一个乡的。按说早该认识，但由于高中谢三青在二中读，卢康晓在一中读。二中的镇上，一中在县城，周末回家返校，两人不是同一线路，因此错过了相识的机会。现在一场考试下来，卢康晓成了谢三青心中的“靶子”。

校方对摸底考试的成绩倒是挺满意的。授课老师说，这次考试跟高考的难易程度差不多。这就意味，班上至少有十位同学已达到上大学的“功力”，今年之所以翻身落马，大约是差了一些运气吧？老师的话刚落音，班上就有几个人旁顾左右，一样踌躇满志的样子，让三青看着，心里怪不舒服的。

分数排名出来后，应多数学生的要求，座位重新排定。方法很简单，也很残酷，谁的分数高，谁就先挑座位，以此类推。这样一来，前三排正中间的座位都被前十名的占去了。轮到谢三青时，他把课桌从教

室最后一排门口的位置，挪到了第一排靠窗的位置，如果把教室看作是一个四边形的话，他是沿对角线，从一个角落挪到了另一个角落。这个位置最大的好处是安静，被他人干扰的机会最少。缺点是从这个位置看黑板，有点反光。从搬过来的第一天，谢三青就用刀在课桌上刻道：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它春夏与秋冬。大有与班上所有其他人划清界线的架势。

刚安定下来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，让仁县 1991 年的冬天比以往提前一个月到来。很多天过去了，雪都没融化。复读学校的宿舍是一个养猪场改造的。养猪场不养猪了，租给教委做学生宿舍。地板和墙壁重新整理过，也还干净。只是人字形屋顶盖在头上，显得有些空旷。偶尔，还有猪遗留的气息，从瓦楞的缝隙弥漫开来。入冬后，逼人的寒气也从瓦楞缝里潜压下来，包抄了后半夜熟睡的人。下雪的那晚，先是落雪粒。雪粒子叮叮当当在瓦棱上跳跃，又从瓦缝落进屋里。仰面躺在床上，雪粒子有时正好打在脸上，人就不免就会乐呵一下。一晚上，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。

当晚不冷。冷是随后的夜晚。雪一直不融。冷得在被窝里直打哆嗦的男生，除了大发牢骚、感叹命运外，还要热谈女人。有一晚，谢三青一个人悄悄爬起来去了旁边的烈士陵园。烈士陵园少有人来，雪在这里保持了本色，不像街上，有一种被凌辱后惨不忍睹的脏。幽蓝的天幕繁星遍布，空气却冰得沁骨。谢三青在松林间的小道上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踩得雪吱嘎吱嘎地响。全身冻僵后，头脑却异常清醒，也异常平静。

扫开路边椅子上的雪，三青坐下来，捋起衣袖，露出左小臂。借着路灯，他用右手轻轻抚摸黧黑的左臂。经过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，旧伤早好了，只有刀锋留下的痕迹还在。它们不但不亏，反而长得凸出来了。手掌扫过去，能清晰地感觉它们的坡度和硬度。

冷静地拔出小刀，三青迅速地在左臂上划下一颗五角星，不大不小，正好罩住原有的伤疤。隔一会，细密的血珠子开始从伤缝里冒出来，其中几颗迅速集结，花苞般慢慢胀大，再倏地一滚，落下去，在雪中渗开，像一片落红。三青握着手腕，蹲下来。他发现大地上的雪不是纯白，在残月星光下，雪地笼罩着一层薄纱般的浅蓝。

午夜的雪风里，偶尔爆出几声犬吠，更添夜的幽谧。谢三青放下衣袖往回走。脸色寒得像一块玄铁，眼睛放出冷光，全身似乎都裹挟在一种令人胆寒的死亡气息中。他的步子铿锵有力，像钢砣一样在雪地上戳着。对外人来说，谢三青刚才是在自虐。对三青本人来说，他是在完成某项仪式，一项把过去懊恼抛却、重新走上正轨的仪式。他要用血来起誓。

这项仪式始于高三第一学期。因期中考试成绩突然跌至二十几名，被班主任狠狠批评了一顿，谢三青一怒之下，拔刀就在手臂上刷刷划了几道。伤口火辣辣地疼了好几天。三青要的就是这种清醒的疼痛，这能让他不忘耻辱。

从此后，他着了迷一般，对自己稍有不满意，就以此惩罚。譬如说，大白天上课走神，乱七八糟想了不该想的事，他就会拔刀子。又譬如说，晚上自习，因为分神没做完当天规定的功课，他也会拔刀子。到后来，他干脆每两周在左臂上划几刀，也就是说，等上一轮的伤疤刚掉痂，他又会在上面添上新伤。伤的样式并不都一样，有星形，方形，棱形，有时则是一个字或几个字。都说好了伤疤忘了痛。三青想，如果伤一直不好，痛也就不会忘记。这种痛，更是指一种心痛。

开始拔刀，是因为羞愤，三青恼怒班主任当众批评他。后来再划，就越来越理智，越来越清醒了，过程当然也越来越痛苦。所以后来每次用刀，三青都会想着父母那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巴样子，想起他们，三青的刀就下得又狠又快。往往还感觉不到剧痛，仪式就已完成。三青觉得对不起父母，父母年纪一大把了，送他来读书，他的书却读得稀松平常，还常常满脑子胡思乱想，跟学业的事一点都不沾边。尽管三青常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，但满脑纷乱的思绪却不受意志控制，他无可奈何，才让有形的肉体来承受无形思绪的罪过。

现在，谢三青放了“满帆”，准备大干一场，却发现“船”是破的。怎么这样说呢？是授课老师令人失望。谢三青读的是文史类，四科，语文、英语、政治、历史。前三科聘的都是退休老师。语文老师最小，也有六十五岁了，政治老师七十有三。这就是说，他赋闲在家已有十三年，从1991年上推十三年，就到了1978年。1991年国家的政治气氛跟1978年相比，早已风马牛不相及。单课本就不知换了多少茬，这

个老同志居然还敢往讲台上站，这真需要勇气呢，要骇人的勇气。英语老师是个老女人，据她自己讲，年轻时做过翻译。谁知道呢？现在她翻译一篇课文都难。语文老师退休之前，据说在一中很有名。但毕竟老了，对现在高考的风格和题型，早把握不准了。好在他的信息量还是挺大的，课堂上叽哩呱啦的，不讲文法句式，讲的全是国际风云、民间逸闻、诗词歌赋、历史掌故。乍一听，还以为他是政治老师或历史老师呢，再或者是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授，就是不像一个带着复读生勇闯难关的语文老师。同学们对他的意见也蛮大的，但三青还好。三青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。对他而言，语文课完全是一种休闲。中学大多数语文课，他都在看杂书。现在这个老师天南地北地瞎扯，倒合了他的胃口，课堂上连杂书也不看了。

历史老师是班主任。一个女孩，刚从师大毕业。说话走路，仍是“天之骄子”的模样。按说当年在高考的炼炉中，她肯定也没少受罪。但大学四年，显然已把她高中的记忆淘洗得差不多了，甚至包括头脑中的中学历史知识。课堂上她基本上不怎么说话，只把教学参考书的内容，一版一版抄在黑板上。下课铃一响，她扔掉粉笔，哼着歌，燕子般轻盈地飞走了。她的甜蜜恋人，一个刚转业回来的军官，经常就在走廊上候着她。有时不等进办公室，两人就有一些迫不及待的小动作，看得复读生们眼都花了。要知道，她比他们没大几岁。班上复读次数多的同学，甚至跟她同龄，或者比她大也不一定。她那种幸福得要融化掉的模样，对大多数复读生来说，无疑是一种灾难。当然，也许有少数人，会暗暗把她当作励志的标杆吧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

指望不上老师，就只有靠自己加倍努力。谢三青决定恢复晚上加班，像高三时那样，从晚上十点加班到十二点，或者再迟些。

教室熄灯后，三青把白天买的蜡烛点燃一支。回头去看，发现加班的同学还不少。一支支白烛点起来，教室的氛围一时变得伤感起来。散乱而凄清的烛光，均匀分布，像悼念某个亡灵。大家勾着头，睫毛低垂，神情肃穆，像一个个守灵人。烛光把用功人凝神的脸蛋照得很亮，身体其他部位则掩隐在重重幽暗中，稍微风来，烛火摇动，深浅不一的破影，就会在墙壁上剧烈地晃动起来，仿佛满墙的巨型蝙蝠在飞，也仿佛亡灵要扑入肉身的一刹那，还仿佛心灵深处有什么东西被揉碎了……

加班的第一个晚上，三青坐在那里，竟是一个字也没看，胡思乱想着把眼睛弄湿了。

多数人把手头的功课了结后，便回寝舍去了。每晚不需半个钟头，烛光就只剩零星几朵。空荡荡的教室一时变得静若止水，任何一点细微的响动，都像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，被无限地扩大，弄出空阔的回音来。譬如说，一声咳嗽，一下桌椅的碰撞，一次鞋底磨擦地面，声音都大得惊心。甚至连翻书声都大得让人无法忽略。

十一点刚过，三青就回寝室了。黑暗里，大家聊得正起劲，纷纷打赌班主任老师还是不是处女。卢康晓建议，明天上历史课时，趁她转身去黑板书写时，给她递一张字条，问一下。有人笑道，这还用问，看她把两只腿撇得那么开，就知道了。大家哄地笑起来。笑得特别起劲的几个，都是一中来的，就是摸底考试排在前面的那几个。三青并不知处女与两只腿撇得开有什么必然的联系，心里却臊得发慌。

### 三

有一天，文史班的女学生何阳突然跑出教室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抱着一个前来看望她的男孩恸哭不已。男孩好不尴尬，低声喝道：“打住！我叫你打住，听到没有？！”声音透着一种不耐烦和冷酷。何阳强忍着把哭声箍在口腔，可一出气儿，抽噎声又逃逸出来，像只破笼而出的小兽，听起来更烙心。四个班的人几乎都跑来围观。男孩忍无可忍，扳开她勒在腰间的手指，从人缝里挤走了。前胸有很显眼的一大片湿地，是何阳的涕泪混合物。失去了男友支撑，何阳像棵攀援植物，一下子顿了下去。她把头埋在膝间，嚎哭破腔而出，声音狂野悲怆。围观者为之悚然。

谁也不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但关于何阳和男孩的故事却陆续传出来。何阳和那男孩在五中读的高中，两人高一就恋爱了。高三毕业，男孩考上了省城一所中专，却放弃了，毅然留下来陪何阳在一中复读。一年后，男孩考上复旦大学，而何阳却与录取分数线差了七分。

何阳突然成了生活的中心。寝室里的卧谈会常常说到她，卢康晓信

誓旦旦发表看法，说一定是那个复旦生把复读生何阳给甩了，何阳才会哭得像只挨了暗棍的母狗。有人反对说那不可能，单凭何阳胸前那对重达一公斤的大白兔，也没有男人舍得甩她。有人赞同这个观点，并补充说，她那张脸其实也挺耐看的，真想当苹果咬一口尝尝。寝室里一时哄笑四起。三青被他们撩得浑身燥热，心里却一片悲凉，男生怎么可以这样谈论女生呢？也太不尊重人了。再是，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下，又如何有心情开这种玩笑？真是太不自重了。看来晚上还得去加班，耳不听，心不烦。

为了与孤寂的时流抗衡，这天晚上，点燃蜡烛后，谢三青拿出一道英语高考模拟题来做。因为有时间限制，三青整个心思都投入进去了。从十点到十二点，两个小时刚好把试卷做完。抬头看看四周，教室里就剩两个人了。另外一个，居然是何阳。如果不出那事，三青甚至都不知道班上还有一个叫何阳的女生。

烛光下，何阳神情专注而凝重。三青侧目而视，发现她真的长得不错。红润的脸色，的确堪比苹果，还是那种肉质最好的红富士苹果。鼻梁秀巧，一副金边眼镜架在上面。垂下来的睫毛又长又浓。胸部……由于何阳是坐着的，三青看不清楚胸部是否像他们说的那样。可这种想看的意念才产生，体内的血液就像千百条惊慌的黄鳝，在血管里四处乱窜。脸红脖子烧的三青忙收了书，匆匆跑了。

下了楼，三青才想起，这个女子他其实早就注意到了。每当教室的噪音达到一定分贝时，何阳就会歇息底里地大叫一声：“吵死！”声音又尖又亮，带着透骨的痛恨，仿佛要把吵闹的同学活吞了去。教室里近乎沸腾的喧闹，一下子隐伏了。但她自己，却成了注目的焦点。只是那时三青没怎么注意她长得如何，只把她当作一个影子，或者一个符号。据说她有轻度的神经衰弱，受不得吵闹。一个长相甜美的人，吼声却凶神恶煞一般，真是想象不出呢。三青摇摇头暗叹。估计是对她有意见，男生们才会在寝室里那样作践她。

这以后，每晚教室走在最后的，经常是他俩。一个坐在北边靠窗的位置，一个坐在南边靠窗的位置。寒夜里的双烛，构筑两个世界，两人虽在同一教室，感觉却非常遥远，仿佛来自不同的国度。而两人的心理距离，恐怕更远。谁也没心情搭理对方一下。这个地方，就像候鸟经过

的湿地，只是过渡一下，再过几个月，大家就作鸟兽散了。

只是有时候，英语试题实在做不出，甚至看了答案，也不知其所以然，谢三青就会产生向她讨教的念头。何阳报考的是英语专业，英语学得比一般同学都要好。但念头只是念头，三青知道自己不会付诸行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报学英语专业的又不止她一个，三青可以等明天问别的同学。何阳太古怪，又太美丽，老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，三青不想碰壁。

只是这种念头一起，三青才发觉寒夜实在静得让人压抑，如果没有翻书的声音和偶尔的低咳声，连空气都会冻结。真会那样的话，两人大概就像琥珀里两只被困死的小兽吧？还有风，风挤进门窗，将烛火轻轻摇动，墙壁上的一对影子就活跃了。烛光的远近，决定了影子的大小浓淡。近烛把自己的影子映得庞大而轮廓模糊，远烛把自己的影子映得瘦小而线条清晰。并且彼此重叠，自己浓黑的小影正好嵌在对方淡稀的大影之中。这让三青的内心有些异样，这种异样感不再适合温习功课了。往往这时，三青会暗叹一声，收书走人。

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久了，心里多少会有一些细微变化。至少，在三青这边，已达成某种心灵平衡。比如说，每逢何阳提前离开教室，三青的心就会空空落落，很难再平静下来看书做题。信马由缰的思维，去云天外遨游了，甚至连哈姆雷特式的追问都会在头脑中载沉载浮：活着还是死去？

太难熬了，几个月像几辈子，熬不到头呢。

#### 四

开学晚，学期短，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捆在一起考。谢三青425分，比摸底考试还少一分。面对这个分数，三青欲哭无泪。对自己的痛恨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如果能在脑袋里埋颗炸弹，他真想红汁白瓢地引爆它。说不得，又要小刀侍候。由于羞愤过度，刀口比上一回深了许多，血涌珠泉。

第一仍是卢康晓，比三青多了三十二分。第五名居然是何阳，她只

比卢康晓少十一分，这让三青不得不刮目相看。陈华君排名第九。与摸底考试比，后退了一位。但仍然看不出她云淡风清的脸色有什么变化。三青真佩服她沉得住气。倒是何阳，得知自己的分数和排名后，一脸痛苦。三青理解她的这份苦楚，这个分数，在班上虽然不错，但离复旦大学，应该还有很大的差距。那个拂袖而去的男孩，突然在三青的脑海变得清晰起来。

两次考试，把“一中帮”完全给凸显出来了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，除陈华君和谢三青外，班上前十五名，竟然都是一中来的同学。太可怕了，连落榜生，好学校出来的都比差学校出来的强。同样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，三青不明白他们怎么就轻轻松松包揽了前几名，要知道，每晚的卧谈会他们都是积极分子啊。如果谈女人比加班更能得高分，那自己又何必那样刻苦呢？真不知这之前，一中究竟在他们的头脑中灌了什么灵丹妙药？

对学生来说，成绩意味着权力。现在“一中帮”完全把持了班上的主导地位。没有班委会，“一中帮”充当了班委会的角色。什么事情，都由“一中帮”说了算，准确地说，是由卢康晓他们三五人说了算。有时他们会流露出一种“哪只虫儿敢作声”的气势来，这让其他人不太看得惯。但看不惯归看不惯，却不能表露，谁让自己成绩不如人呢？只是这样一来，同学们就更加形同陌路了，作为班上的一分子，很多人对这个班充满了憎恨，莫名其妙的憎恨。

寒假只有八天时间。从腊月二十九到大年初六。三青的书带回去不少，但都还来不及怎么翻看，就开学了。吃。睡觉。被父母骂着去给主要的长辈和亲戚拜年。这就是三青在寒假里的全部内容。

有一件事值得说一下。走亲戚时，三青居然碰到了何阳的男友，是在三青一个初中同学的家里。这个同学与何阳的男友是高中同学。大年初二，这个同学去三青家拜年，出于礼节，三青不得不硬着头皮回访。在以往，这都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可这一年三青做起来却特别难。原因是上一年这个同学考起了大专，两人一下子像隔了一道天河。这会儿偏偏还碰上何阳的男友，他也是来拜年的。

命运殊途，三人碰在一起，也不知说什么好。同学夹在中间，只能不停地解释说，三青只是运气差了一点，一直以来，他读书都比自己强



多了。说得满脸真诚，一点都不像恭维。何阳的男友似乎信了，就说，还得拜托他务必多多帮助何阳。又说何阳今年若还考不起，他们之间就很难说了。这个同学就嗔骂他千万不能做陈世美，何阳可是一个难得的好姑娘。

开学第一天，谢三青在走廊上迎面碰到何阳。何阳朝他笑了一下，并点了点头。三青愣了一下，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看来寒假她男友与她见过面，并跟她说起过三青。只是三青不知道何阳会不会跟她男友说：“他成绩还不如我呢，怎么帮我？”

## 五

1992年的春天，雨就这么一直下，一直下。整个世界都湿透了。草木的萌动，都在亮晶晶的雨水中秘密进行，没有人探察天地间每天的细微变化。大家扳着手指，数着越来越近的中考。而雨又下得人心惶惶的，每天到了临睡时，还忐忑不安的，仿佛一天中还有某件最重要的事忘了去做。

春天复苏了大地，复读生管不着；但春天似乎也复苏了身体，越来越多的人情绪失控。由于看不到希望，很多人在破罐子破摔，课堂难得有安静的时刻。何阳的神经质跟着在加剧。她时不时就要诅咒一声，“吵死！”骂的时候双手狠狠揪住头发，一副就要崩溃的样子。她似乎把所有人都当作干扰她学习的敌人了。仿佛别人都是凑热闹来的，只有她一人是来考大学的。

每当这时，三青就会抬起头，用倦倦的眼神看她一下，柔和的眼神充满同情。可班上的人几乎都不待见她，包括同是从一中来的同学。男生私下叫她巫婆，女生私下叫她神经病。

新学期第二周，三青恢复了加班习惯，何阳也是。每晚走在最后的，还是他们两个。不过，不再像上学期那样互不搭理。现在谁要先走一步，往往会吱一声：“很晚了，明天再看吧！”另一个则把头略略一抬，说：“好的，你先走，我还看一会。”“那我先走了。”说这些话时，何阳的脸色和善多了。